



曾文正公書札卷九

與吳子序

尊文三首妄加評點呈上是否有當仍求往復詳示退之論文  
先貴沈浸醲郁含英咀華陸士衡劉舍人輩皆以骨肉停勻爲  
上姬傳先生亦以格律聲色與神理氣味四者並稱閣下之文  
有骨無肉似宜於聲色二字少加講求

與許仙屏

來示趨時者博無識之喜損有道之真謹當書紳銘佩吾齒髮  
已老乃欲俛仰一效桔槔所謂未得國能徒失故步者也自宜  
仍守吾拙不妄悅人以副同志期待之厚年伯大人近日愁緒

當已漸解足下及時養志正不必汲汲科名高堂康勝復常卽求專緘示及

致張廉卿

別後惘惘不勝系念足下精進不怠實鄙懷第一慙心事兩湖學人無多其不爲事物所牽而專一於學者尤少願吾子之振之也令祖經圃府君墓表撰成專人送呈此心久爲物擾不復能深入可愧耳

致翁葑房中丞

京華小別忽踰十年執事草檄江淮勦施爛然望景懷嚮竊用馳慕嗣聞移節皖中值驚波顛頓之會舟人束手篙櫓俱失猶

能屹立中流從容裘帶中原多故獨任其難猥蒙賤問獎借過  
情欽伏之餘祇增慙悚壽春爲淮右關鍵得公威望鎮撫守一  
方以固全局引楚師以圖大舉詹望旌幢驩跂無量國藩鄴厠  
朝班因人錄錄聖主初元謬有陳列二三老成見謂無當遂  
同商邱之木空食支離之粟屬以墨經南還襄治團練旋奉鄂  
省皖省援剿之命兼受吳公江公師友之託戲造戰船兼募  
陸勇嗣是馳驅江介或利或鈍本年夏間疊奉防蜀諭旨比  
因湘賊南竄蜀可無事鄂帥奏請移師圖皖明詔敦促乃由  
鄂渚回駐巴河徐規進取幸得執鞭弭以從左右望海知歸良  
愜素願惟材力罷驚目光眊昏老境侵尋不堪復圖重遠敝部



亦甚單薄恐負知己期待之厚尙冀隨時緘示機宜俾獲遵守  
無任感荷

覆胡宮保

手示敬悉安樂棄予世態之常侍去年過此與今年情形迥異  
所示莫危於漸誠爲篤論然此時只當用老僧不見不聞法天  
下惟忘機可以消眾機惟懵懂可以祓不祥也萬事無成四字  
是鄙人一生考語公安得攘而有之一人鄂境軍事庶政井井  
有法官紳印委多用正人優劣得所此豈無成者之所爲糜爛  
江漢整成一箇斬新日月太和世界是多大事在公只算一筆  
外銷帳謙固美德太謙又占卻他人地位特我輩指目者多須

保得此後不大錯謬爲佳耳

覆郭筠仙

七月二十六日師次石鐘山曾肅一緘計已澈覽頃由詠帥遞到手書忻審台旆回津履候勝常霜嚴河凍復返都門優游供奉至爲企仰夷務得此大創廷議欲藉回前約中萬不可行之事能於滬上調停妥辦不致更激他變則中外之福也津防相持過久實耗財力倘不卽定局自窮之道淮捻頗爲中原患東豫當事合請僧邸移師一掃蕩之捻以車騎勝蓋非東三省勁旅不足戡定此股終當屬望邸帥耳國藩至黃州住七日至鄂住十日官揆帥先以湘賊竄粵離蜀已遠疏請會剿皖省奉

旨允准而未作十成語仍令商酌辦理湘中諸友皆主防蜀斷  
斷辨爭簡帥奏報每言賊將入蜀比聞桂林解嚴石逆竄義甯  
永福一帶漸近黔邊國藩亦未敢謂蜀遂無慮而 廷諭實以  
皖爲亟鄂中大帥又愆恩圖皖大抵作客難作客於人地生疏  
賊所未到之處則尤難僕飽諳客味且精力衰退日甚所部不  
及萬人又乏統將蜀卽有事亦未足以資堵剿外察人事內度  
吾才不若併力圖皖較有益也九月五日回駐下巴河擬調蕭  
張兩軍來助浚川追賊已抵桂省凱章派堵郴州股匪均未能  
卽來九舍弟月杪當至鄂將率敝部與希菴多鮑諸公分四路  
進規皖北懲於上年孤軍單進之失與詠公多籌兵力不急攻

城先以固後路剿援賊爲要著耳申夫昨委辦營務頗能究心  
足副推薦盛意作梅已專函招之旦晚當有嗣音幕中只少荃  
喪理甚盼意城來分勞也秋來目昏少眠體中常不適無可告  
慰

### 覆左季高

連誦手書謹聆一是石逆由黔窺蜀老謀深識益決於數月之  
前今果全趨義甯永福一帶將嚙黔疆弟亦何嘗不以爲憂而  
中旨重在圖皖且令與揆帥商酌住鄂十日秀老力持皖議  
解鈴繫鈴國藩未便立異初五日回駐下巴河而揆帥卽於初  
七復奏自問所部單薄又乏將材精力漸頹已成擁腫蜀事甚



大懼非所勝知已應鑒此苦衷耳彭山岷到營已令試操馬隊  
仍須鄂省采買口馬撥來再由滿營挑數十健者作教師蕭張  
兩軍均不卽來敝部更爲減色昨與詠公籌進兵大略當分四  
路依山而進一由英山一由六安以規復舒廬傍江而進一由  
太湖一由石牌以圖潛桐安慶敝軍當住石牌一路與水師爲  
聲援碩畫以爲何如成功者退中丞與閣下皆有履霜之戒吾  
湘後患方長可危者又不獨在蜀矣

與左季高

蜀中之行思之至熟凡治事公則權勢私則情誼二者必須居  
一於此前見蜀帥覆陳一疏末有云必不專俟曾某來此致誤

事機而鄂中自潤帥外皆不以西行爲然且云師至荆宜以上則商旅疑阻鹽釐減色蜀旣不冝爲百兩八鸞之迎鄂又不願爲路車乘黃之送權勢如此情誼如彼雖欲獨辦一事難矣弟老境侵尋精力日絀所部又無一統將之才假令賊果入蜀亦決非敝處見兵所能禦是以依倚潤帥聊相啣濡潤帥近亦不甚適意苦心孤詣未果見亮於人人而軍事吏事二者亦殊叢雜弟若與其圖皖中軍事可少商酌也日內初操馬隊湘人不耐辛苦難期練成然東三省擾民積習當借此以風止之

與郭筠仙

僕此次在外無事求可功求成固必之見故所在無甚鉏鋤虛

舟不忤良有明驗然風力日弱亦未始不由乎此而卽其不急  
赴功不好爭勝之象亦可見其興會日淺老境侵尋矣後泉吳  
城報銷局今冬可以竣工其餘早歲未了之事設法清釐京帳  
亦思於今冬完清不知閣下能代爲經手否

致毛寄雲

弟自八月杪至鄂垣卽思與閣下謀一良覲慰積年飢渴之思  
以江漢遠隔非公莫至又聞台端宦况蕭條卽晉省一行膏秣  
酬應之資亦虞不給遂不敢奉屈台從東來頃自鄂回黃定會  
師圖皖之局念馳驅江介相去日遠此後謀一面之緣愈不可  
得因緘商潤之宮保潤帥慨然允專緘奉約台旆來黃俾申積

愔茲專弁迎接大駕相見伊邇不復覩縷

致胡宮保

前日因循未及赴黃州昨夕定今日成行而又風雨交作矣自  
占英霍山險之路而以沿江平易一路讓鄙人此公之盛德而  
鄙人所最難安者面商之事此爲第一惟撫標各營與希菴各  
營處處黏連一片勢難拆分希菴旣居商六一路則大纛不能  
不居英霍一路侍雖欲辭易而居險而事理不甚切當且細思  
賊所必爭苦戰不休者乃在太湖桐城大關等處此爲第二路  
今多鮑所占者也蕭浚川來亦擬調歸此路合多鮑蕭唐四人  
萃於第二路則兵力極厚可以更番少休台端專轄三四兩路



侍專轄第一路至第二路則兩人公轄之且不時撥生力兵協助之此路正兵屹立不動餘三路皆當以奇兵論不審盡籌以爲然否希菴應否於十月來黃如以爲可侍當便緘催之

覆左季高

石逆不得逞於吾鄉其勢自是衰弱若廣西貴州另得生力勁軍要之竟有可滅之理若入蜀則從亂者多仍恐有燎原之禍弟則精力日耗作客日久部下人材日乏難於更游生地前緘已詳言之而朝廷宜擇蜀帥爲戡定西南張本則深以來教爲不易之論也此間四路圖皖之說大抵國藩任第一路由石牌規安慶多鮑任第二路由太潛取桐城潤帥任第三路由英

霍取舒城希菴任第四路由商六規廬州第二第四兩路最爲吃重希力自可獨任多鮑七千人則尙恐不支敬求商之簡帥速飭浚川前來卽派歸第二路與多鮑同行此路爲賊所必爭桐城大關陶冲等處勢必苦戰不休而多鮑內不甚和鮑軍亦漸成弩末此路若有差失三路皆爲之失勢急盼浚川來此公則助多鮑以裨益全局私則助鄙人以支撐門面至懇至懇切盼切盼樊案本出意外潤帥焦灼極切然竊聞外議實無鋤蘭焚芝之意似可夷然處之以爲何如

覆左季高

在雪堂時得聞樊案又生波折深恐台端憤悒自傷適丁果臣

一信道所以處之之法甚精當想潤帥已抄送左右矣弟前覆  
奏會剿皖北一疏奉 寄諭防賊北竄飭籌一軍繞出懷蒙以  
北現議以希菴任商城固始以規廬州者恐陳玉成由極北大  
圍包抄繞出我後故以希軍當之實則力量尙不能及廬但作  
遠勢而先併力於安慶耳廬州且不能及又安能遽謀懷蒙湘  
人柔脆不耐麵食恐不能過淮北擬於覆奏內陳明應否如斯  
便中尙乞示及

致楊厚菴

鍾山小聚實慰素心別後想動履康愉軍政順謐至以爲念僕  
至黃州小住七日武昌小住九日蜀中無事此軍會攻皖省前

奏業經咨達冰案一俟希菴旋師卽當分路並進若敝軍沿江而下與尊處水營聯爲一氣尤愜素願內湖水師前派哨船護送至鄂見各勇盪槳不甚得力上水過磯頭下水出洄洑皆極艱難幾與民船無異戰船之妙全賴槳多若槳手之身不活力不齊則雖多亦屬無益祈閣下告之各營官不時操習槳支務令如鳥之翼如馬之足身活而力齊則水師可保長盛矣

覆毛寄雲

目下星使錢萍兄在黃州可亭同年亦尙在黃兄至黃州不妨耽閣密敘胡宮保知人善任求賢若渴兄之肝膽照人達於容貌儘可暢所欲言不必過於拘謹反涉客氣弟拔營尙早當繫



維台駕綢繆旬日

致胡宮保

本日接厚菴信茲專弁送呈應如何裁復之處伏候詳示韋逆於五六年間踞守武昌極爲凶悍七年竄擾撫州吉安等處亦甚可惡韋家被洪石殺害事在三年以前今之投誠非果報家仇也實以池州地小而瘠人多無所得食且東有蕪湖之賊西有建德楊黨北有安慶陳黨皆與韋逆爲仇萬分窮蹙故投誠而託詞於家仇鄙意第一須問明該逆麾下實數若干第二須問明投誠後何處得食或仍踞池州派索百姓或向厚菴請領銀米第三須令獨力專立一功不必約會水師同往立功第四